

烟台文史资料

卷之四



第十六辑

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
烟台市直机关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烟台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烟台文史资料》辑编部

1992年6月

本辑编审人员

王晓昆 张军 张河清 王治林

主 编

张 军

副主编

张河清 王治林

ECS/38

烟台文史资料

第十六辑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烟台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邮政编码：264000

山东省蓬莱市印刷厂印刷

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 5.9 9.2千字

1992年6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

烟台市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L.Y.Z(1992)——21

定价：3.50



1953年10月13日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来烟与烟台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合影。

前排左起：第9人为烟台第一任播音员刘新（女），第10人为单弦演员马增蕙（女）。

二排左起：第1人为郭殿儒，第2人为京韵大鼓演员孙书筠（女），第3人侯宝林，第4人本文作者李少平，第6人为京韵大鼓两大派之一、白派创始人白凤鸣，第10人刘宝瑞，第12人郭全宝。

四排左起：第1人季文华，第4人郝爱民，第6人马季。

后排左起：第8人为烟台播音员周峰（江涛）。



1984年7月，北京广播学院教授、著名播音员、原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齐越与烟台广播局干部合影。

二排左起：第6人为齐越，第10人为齐越，建国后烟台最早播音员刘新（女），第7人为烟台广播局局长范汇杰。

著名国画家
慕凌飞先生近照



慕凌飞先生作画

目 录

- 忆我的哥哥杨朔 杨毓玮(1)
著名国画大师慕凌飞 张军(32)
烟台人民广播电台的兴建 李少平(41)
建国前后的烟台一中 高潮(59)
怀念王可举同志 王文正(80)
怀念舅父吴新之 范罗宾(88)
记我国著名铁路桥梁专家王洵才 曲言训(97)
怀念我的父亲梁立柱将军 梁子筠(114)
缅怀同乡先辈张福运先生 (美国)曲拯民(124)
我与“县党部”和三支队 孙会生(132)
观里大参军纪实 柳玉信(150)
福山“百花剧团”始末 王亚农 姜善昆口述
张允德 整理(156)
抗战前福山民众教育馆 孙治吾(167)
活跃在人民群众中的民众教育馆
福山文化馆的筹建与活动 姜德修(177)
记名厨恩师亲新民 袁丕平 吕道臣 胡国贤(184)

简介解放前的烟台公共汽车业···张智仁 王复兴(191)

兴记冰窖·····张智仁 刘权忠(193)

忆我的哥哥杨朔

杨毓玮

我的哥哥杨朔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和优秀的外交战士。

(一)

杨朔原名杨毓瑨，1910年5月1日（清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古登州郡城——蓬莱。我家是蓬莱世家。父亲杨清泉，清末秀才，思想进步，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任女子小学第一任校长。母亲柳端漪，出身名门，当过女校学监。外祖父柳培亲，前清贡生，登州名士，善丹青，是他给杨朔起的这个名字。

作为长子的杨朔，受到父亲的钟爱，3岁多即开始识字、背诵诗歌、写仿。父亲还教他翻跟头、倒竖蜻蜓，以增长体力。不幸父亲染时疫病故，杨朔还不满5周岁。

杨朔6岁读书，13岁毕业于私立志成高等小学。乡亲们诉说的日本人在大连、旅顺的野蛮行径，母

亲常讲的光绪甲午年日本兵船炮轰蓬莱的往事，外祖父讲的随军在奉天省作战和亲历目睹盖平一战成千上万人死在日本人屠刀下的惨象等等，都在杨朔心灵深处，埋下了仇恨日寇的种子，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的民族自强意识。

杨朔课余爱好很广泛：爱花草、爱虫鸟、爱看戏，还喜欢吹笛子和放风筝。他曾讲过：“风筝是召唤春天的物件，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春就是诗啊！”

杨朔最爱的要算大海了。他沉浸在大海美的陶冶中：无边无际的大海，烟笼雾绕的长山列岛，映衬着有流丹飞阁、险峻山峦的蓬莱阁、田横山。他岸边嘻戏、游泳，礁石上钓鱼、捞蟹，海边散步、读书，听着潮声，欣赏苍茫暮色。风平浪静与风骤浪涌，虚无缥缈的海市与滚滚波涛的“过龙兵”，确是奇观。大海涤荡着杨朔的思想，开阔了他的胸怀，培育着他的诗心。

杨朔高等小学毕业时，正值胶东军阀混战，捐税很重，民不聊生。家中无力供他外出读书，杨朔就跟私人学英语，自修汉语。他贪婪地阅读着从上海订阅的许多期刊杂志与祖父遗留下来的四五箱子线装古典小说。他还试着将《聊斋志异》的几篇小故事，译成英文。

杨朔读高小时，就箱写过小周刊。他喜欢鲁迅那种用辛辣笔调讽刺时弊的精神，试着写了篇讽刺小说《白士弘》。描写了个商人，身体肥大，却生着个鸡毛屁

股，没有二两重，好吹牛，见了有钱人就拍，见了穷人就瞪眼。稿子寄到烟台《威克莱杂志》，竟被采用了。这是他的处女作。

(二)

1927年秋天，杨朔随舅舅闯关东，采到边城哈尔滨。

他在英商太古洋行洋帐房当练习生。业余先是在英文学校读英语，以后又在法政大学夜校选修古典文学。他勤奋刻苦，英文程度提高很快，半年后，在洋行里被提升为办事员。在夜校，他得遇名师李仲都先生。李老师很赏识杨朔的才华，认作私淑弟子。杨朔的古典文学日益精进，不久，便以杨莹叔或莹叔的名字，在当地《国际协提》、《五日画报》等报刊上发表旧体诗。

杨朔的诗人梦，被“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惊醒了。哈尔滨这座边城处在最黑暗的时刻，他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旧恨新仇，一齐涌向心头。他还写诗，然而已不是吟咏风月，而是哀叹国破家亡了。

他无意中从一家外国书店得到英译本的《铁流》、《毁灭》等。夜晚，他反锁上门，悄悄地拥着被看，追求精神上的新天地。杨朔选译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的部份章节（这是一本描写中国的小说），在长春《大同日提》副刊上登载没多久，便被日本新闻检

查机构勒令停止刊载。

杨朔早就与哈尔滨市中共地下党有了较多的接触。金伯阳是大连电车司机，担任满洲省委常委，领导着哈尔滨电车工人的罢工运动。他以教杨朔的日语为名，住在杨朔赁居的石头道街宿舍里。林郎同志原是《东三省商报》副刊《原野》的编辑，从苏联学习归来，也住在杨朔的寓所。

杨朔在哈市的一些行动，引起日本人的注意。1936年冬天，日本宪兵队威胁他，扬言要杀他的头。杨朔别无他法，只有走避。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登上火车，只身离开居住7年多的边城。

(三)

1937年初，杨朔到达上海。一面在太古洋行工作，一面筹资组成北雁出版社，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七·七”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抗战烈火在全国燃烧起来。杨朔毅然辞去太古洋行的职务，拿起笔来，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这是他生命之舟航向的一次重大转变。

9月，杨朔只身离沪赴武汉，住在武昌城内花堤下街一幢破旧的二层小楼里。他昼夜忙着为《光明周刊》“战时号外”和其他报刊写稿。他又与友人共同筹办了文艺刊物《自由中国》。他决心用笔来战斗，写了《绝

情》诗：

黄鹤楼头雁夜征，
紫羊湖畔月孤明。
谁知塞北吟诗客，
赋到江南竟绝情。

表示以后要写抗日救亡的文章。

1937年末，杨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到达延安。杨朔谒见了党中央领导任弼时、林伯渠等同志；在陕北公学听了毛泽东主席为即将毕业同学作的时事报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为文艺刊物《自由中国》题词：“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中国而斗争！”这份题词与杨朔写的《毛泽东特写》都发表在《自由中国》第一卷第二期上。毛主席深沉而细致的讲话，平易近人的风度，使杨朔感动地写道：“无论从他的言谈或者举止两方面看来……真的，他是位深不可测的英杰。”

1938年春，杨朔奔赴山西抗日战争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他谒见了朱德总司令；在万安镇上，见到战地服务团主任丁玲同志；后来写成《西战场上》。在临汾失陷前，他离开山西，辗转到了广州。在广州白云山下他租了间民房，着手写第一部中篇小说《帕朱尔高原的流脉》。这是一部高度赞美陕甘宁边区的小说。以清新的文笔，真实地描写了边区群众社会活动的热烈杨

面。这部小说由《救亡日报》编辑林林同志帮助发表，连载于广州《救亡日报》。后由生活书店出版了单行本。

这本薄薄的书，是最早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介绍边区新貌的文学作品之一。这对于国民党把红军宣传成洪水猛兽，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对国民党的文化封锁，是一个突破；使国统区彷徨的人们，看到了光明，受到鼓舞。

杨朔还连续写了热情讴歌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散文、特写，后收集在《潼关之夜》集子里。

1939年6月，杨朔由桂林到了重庆，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从此，杨朔得遂夙愿，留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从事革命文艺工作。

(四)

1939年冬，杨朔在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逢朱总司令寿辰，他写了两首诗祝贺，第一首《寿朱德将军》，

立马太行旗颶红，
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
力挽狂澜万古雄。

这首诗勾画出一幅极其雄伟的画面，写出了朱总司令在国家危难时期，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诗人对朱总的无限崇敬。

朱总司令虚怀若谷，称道群雄，奖励后进，很快写了首《和杨朔作学原韵》，

北华恢复赖群雄，
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
河山挽旧血流红。

这首诗用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故事，点明在风云变幻中，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恢复华北河山，要靠人民群众的英勇战斗。诗的格调高，气魄雄浑。杨朔称赞不愧为人民领袖之笔。

第二首是代人写的《代寿朱德将军》，写出了朱总司令宽厚质朴、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杨朔还写了首《祝捷呈朱德将军》，高度赞颂了朱总司令的军事才能。

1940年春，组织上让杨朔去冀南深入生活。冀南根据地正遭到日寇“囚笼政策”的分割、包围。根据地领导朱任穷同志在杨朔的日记本上题了这样的词句：“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囚笼战术而斗争。”可见当时局势的严重。

群众创造的“土坦克”，将炸药包送到敌炮楼跟

前，炸塌了炮楼。经过一个多月的残酷战斗，把日寇的“锁链”砸得七零八落，很快打开了局面。目睹战士们的智勇无私，杨朔的心和战士们贴的更近了。

“百团大战”战役初期，杨朔随同八路军转战于山西、河北境内，抢渡过滹沱河，月夜偷渡过大清河，并参加过交通战上的破袭战。

一次夜行军，杨朔疟疾发作，发着高烧，在穿过敌人封锁线时，不慎从马上掉下来，昏迷在一棵树下。醒来时，四周一片漆黑，只剩下孤零零一人。正当心急如焚时，同行的战士冒着危险回来找，找到他，簇拥着他离开了险境。另一次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杨朔跟着小分队过一条河流。周围的岗楼封锁得很严，探照灯闪来闪去。战士们挽着杨朔的手，徒步通过临时搭成的木桥。岗楼上忽然打响了机枪，弹雨中，战士们想的是杨朔的安全，便赶紧把他扶上马，由几位战士护送着先突出去。而大部分战士却就地散开，在雷雨中与敌人展开激战。直到杨朔走远了，才撤出战斗。他在《我的改造》一文中，曾这样说过：“这种同志间的友爱，为了救护同志，毫不计较自己的生命安全，铁石心肠的人也要受到感动。”“在那种艰苦年月里，是谁在火线上冲锋陷阵，拿性命来保卫祖国？是穿了军装的农民！是谁在后方一把力一把汗的生产，支援前线？还是农民！所以真正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从而，杨朔认识到了一个进

步的文化工作者，必须紧密联系群众的真正意义。

“百团大战”之后，杨朔由太行转到晋察冀军区文艺界抗日协会工作。他搜集整理了冀东农民大暴动的素材（后来写成《大旗》），并着手短篇小说《月黑夜》的写作。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来某，因荣立战功，曾受到朱总司令的表扬。此人出身草莽，打起仗来，喜欢脱光膀子，手提匣枪、大刀，亲临战场指挥，身后还飘扬着大书“朱”字的认旗。好心的同志劝他不要搞什么认旗，免得暴露目标。朱却不在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出战将的威风来，他还喜欢接近文化人，附庸风雅。对于这样一位传奇式人物，杨朔花费了不少精力，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和战斗事迹，一心想写本东西宣传他。不料此人在1941年以后，走向了叛逃的可耻道路。杨朔毅然放弃了原朱的写作计划，摒弃了采访的资料。这显示了革命作家的高度原则性。

（五）

1942年春，杨朔与文艺界抗日协会的韦明等同志，奉命回延安。

从冀西到延安，千里迢迢。敌人对同蒲线戒备很严，游击区里敌伪猖獗。为了等待过路时机，杨朔等耽搁了足有半年时间。在通过同蒲路的那天晚上，大家悄没声地走路，越过铁路后，策马飞奔一口气跑了四五十